

永慶昇平



永慶昇平前傳目錄

第一回	康熙爺覽奏私行
第二回	病二郎鏢店遇友
第三回	馬成龍窮困投母舅
第四回	山東馬大鬧蘇州街
第五回	郭廣瑞店內施仁
第六回	行惡自遭惡報
第七回	五英雄救駕興順店
第八回	馬夢太幫助義弟
第九回	義士訂盟分南北
第十回	顧煥章廣慶園見駕
第十一回	定興縣獨角龍行刺
第十二回	伊欽差禮訪獨角龍
第十三回	桃柳營欽差初逢險
第十四回	顧煥章水內拒強賊
第十五回	姚正直泄機小耗神
第十六回	金文學情急叫蒼天

胡忠孝異常受圍		一
王河龍救駕平賊		五
柳金鐸大義贈多金		八
活羅閣氣走馬家寨		一一
馬成龍途中受困		一四
欺人反被人欺		一七
四爺天大鬧廣慶園		二二
顧煥章氣走天涯		二六
英雄訪友走東西		三〇
馬成龍提督衙封官		三三
魏家樓山東馬拿賊		三七
王玄真路遇山東馬		四一
趁義渡二次又遭凶		四六
伊欽差途中遇舊婢		四九
馬成龍路遇真報應		五二
山東馬慷慨施大義		五五

第十七回	真報應戲裏山東馬
第十八回	李家寨賊人拷成龍
第十九回	盧文馬夜入金家店
第二十回	伊欽差攻打剪子峪
第二十一回	山東馬空手奪叉
第二十二回	馬夢太走連三莊
第二十三回	小耗神被捉東山口
第二十四回	顧煥章升任鎮定府
第二十五回	紅鬃子戲耍顧煥章
第二十六回	馬傑漏機天地會
第二十七回	叛國賊奉命交部訊
第二十八回	侯起龍逆敗七將
第二十九回	張廣太醉入勾欄院
第三十回	狠心賊絕斷手足情
第三十一回	張廣太天津受困
第三十二回	哈大人陸任上海道
第三十三回	小豪傑賣身葬母
第三十四回	粉蛾叱俊料識快義

賽報應暗偷老英雄	五九
滑縣令緝捕二寇頭	六二
金眼雕捉拿李虎臣	六五
馬成龍獨戰小耗神	六九
伊欽差山口受困	七一
胡忠孝大戰剪子峪	七五
賽報應引見暢春園	七八
王有義殺賊密樹林	八一
神力王調兵剿邪教	八三
煥章私訪蘆溝橋	八六
白將軍兵定孽龍溝	八九
山東馬醉破飛刀	九二
韓紅玉俊目識英雄	九四
賢良婦放出張廣太	九八
回教正河邊救人	一〇一
張廣太殺賊滄州城	一〇四
大英雄訪弟賣刀	一〇七
笑無常故意戲英雄	一一〇

第三十五回	故託粉誘盜擄馬太
第三十六回	張廣太喚入太保弟
第三十七回	尹石嶺白將寶慶兵
第三十八回	張廣太奉旨回京終祖
第三十九回	折燭夜失去黃馬褂
第四十回	小姜玉怒打黑龍
第四十一回	于家園四莊主見色起意
第四十二回	張廣太奉旨交部問
第四十三回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第四十四回	顧煥章以充神仙
第四十五回	張副將升任蘇州協
第四十六回	欽差顧捨命忠
第四十七回	馬戎龍定計全巡撫
第四十八回	三傑暗占百花山
第四十九回	賽純陽甜言哄英雄
第五十回	四傑入山擒邪教
第五十一回	伊大人奉旨入都面聖
第五十二回	聖主酬功賜寶刀

成深恩殺死淫春姨	一二
侯起龍雄聚聚石嶺	一六
楊春園張廣太驗記	一九
胡忠孝離任送妹聯姻	二一
慶園同大上白犬墳	二四
白氏女尋夫遇害	二七
河西務大英雄入都逢凶	三〇
顧煥章私訪于家園	三二
鼠邪誤信假神仙	三五
神力上調兵剿賊	三八
顧煥章奉旨察黃河	四〇
龍王夢指拿六寇	四三
王千層赴宴入牢籠	四六
英雄被害際仙觀	四九
雙刀勇奮力殺賊人	五二
一賊夜刺伊欽差	五五
倭侯爺請假回藉探親	五八
二馬訪友逛蘇州	六二

第五十三回	虬首龍大鬧邢台縣	猛英雄寶刀嚇羣賊	一六五
第五十四回	修起亮路遇山東馬	祁文龍大鬧高家窪	一六八
第五十五回	衆賊人行凶搶玉姐	二豪傑夜探祁家莊	一七二
第五十六回	邢台縣英雄自投首	蕙芳樓俠客戲成龍	一七五
第五十七回	二英雄江蘇訪故友	倭侯錦修府會親朋	一七八
第五十八回	張忠虎邱山戰衆賊	姜士福建館門羣賊	一八二
第五十九回	張廣太單人鬥羣賊	顧煥章三傑誅盜寇	一八五
第六十回	山東馬夜入福建館	活閻羅巧遇舊冤家	一八八
第六十一回	巡撫怒斬張廣太	會匪聞警反蘇州	一九一
第六十二回	馬成龍蘇州掛帥	倭候爺北京請兵	一九四
第六十三回	安天壽進兵蘇州城	馬成龍大戰泥金崗	一九九
第六十四回	安會縣兵退白龍潭	張協鎮出探清風堡	二〇一
第六十五回	張廣太店中遇仇人	賽展雄山寨救豪傑	二〇四
第六十六回	韓泰主開信訪胞妹	蕭可龍會兵搶蘇州	二〇七
第六十七回	衆英雄大戰蕭可龍	王天龍金鏢定蘇州	二一〇
第六十八回	張廣太酣戰急先鋒	蕭可龍出遇王天龍	二一三
第六十九回	楊永太讓位聚泉山	李天保結義王天龍	二一六
第七十回	王義士單人退敵兵	安天壽偷營泥金崗	二一八

第七十一回	馬成龍礮打安天壽
第七十二回	二龍哨探西海岸
第七十三回	山東馬獨山口食酒
第七十四回	猛高傑一鎗定西海
第七十五回	神力王襄陽城慶兵
第七十六回	神力王怒斬山東馬
第七十七回	假吳恩哄信上天龍
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戰神力王
第七十九回	李慶龍智斬龍飛揚
第八十回	賽諸葛兵退峨嵋山
第八十一回	倭侯爺三打峨嵋山
第八十二回	王天龍誤走三岔山
第八十三回	馬成龍奉調汝甯府
第八十四回	假改扮訪尋鬼臉太歲
第八十五回	平安莊老豪傑拿賊
第八十六回	猛玉斗言多惹是非
第八十七回	巴侍衛逆子定親
第八十八回	馬成龍攻打汝甯府

張廣太水灌火龍街	二二一
王爺兵化湘江口	二二四
賽鐵蓋薛繡營投軍	二二六
許都聞鄉勇退賊兵	二二九
衆英雄八卦旗殞命	二三一
雙俠客智進襄陽城	二三四
眞寶刀仍歸馬成龍	二三八
馬成龍一刀削一首	二四一
山東馬寶刀對寶	二四五
神力王安營鳳翅嶺	二四八
馬成龍火燒八卦陣	二五三
楊永太泄機八卦敵	二五八
老俠客泄機平安莊	二六二
定奇謀捉拿花面魔王	二六六
半截村小英雄遇俠	二七〇
巴德哩開信訪消息	二七三
小太歲戲三妻笑	二七七
巴德哩氣走大沽營	二八一

第八十九回	馬成龍見景生巧計	二八四
第九十回	獻白牌計取汝甯府	二八八
第九十一回	病二郎遭擒被獲	二九二
第九十二回	雙雄獨霸樂平山	二九五
第九十三回	二英雄授計抗天兵	二九九
第九十四回	英雄智激馬夢太	三〇二
第九十五回	玉峯誤言驚飛賊	三〇五
第九十六回	施英雄伏治南霸天	三〇九
第九十七回	鐵胆書生獨勝侯化和	三一三
	巴德哩誤走麻家莊	二八四
	爲貪功途遇鎮八方	二八八
	小陳平夜刺成龍	二九二
	吳恩智取賽存孝	二九五
	屯土山力擒李參將	二九九
	豪傑巧遇張玉峯	三〇二
	方崑授業喜神童	三〇五
	嚇賊人巧遇歐陽善	三〇九
	追風仙猿戲耍張玉峯	三一三

永慶昇平前傳

第一回 康熙爺覽奏私行 胡忠孝異常受困

詞曰 終日憂愁何益，不消短嘆長吁，簞食瓢飲樂三餘，方是寒儒雅趣，不求名登雁塔，惟願沽酒題辭，高歌對月誦新詩，卽展胸中志氣。

話說我國大清定鼎，由吳三桂請清兵入關以來，順治登基，風調雨順，萬民樂業。傳至康熙四十八年，一日早朝，有署步軍統領伊哩布奏言：『前三門外，土教匪徒甚多，理應清淨。』聖上覽本，並未降旨。傳達摩肅王，午正，在三橋接駕。散朝用膳後，傳四值庫首領張成預換使服。傳御馬圈備墨驢、駝骨獸、東華門等候。此驢乃山西充百萬所進，日行千里，周身黑色，其性最靈。聖上穿便衣，來至東華門外，御馬圈首領王坤忙將驢拉過。聖上騎驢出東安門，一直望南至正陽門外，見橋上有大鞍車紫輦，乃係達摩肅王乘坐，帶領隨侍從人，在此等候接駕。見聖上便衣騎驢前來，肅王更衣接駕，見聖駕往西去了，王爺隨後追趕。再言聖上心中暗想：前次私訪獲五虎莊的惡霸，今日覽奏，不知前三門外，土教匪徒，在於何處。正思想間，已至順治門大街，忽聽傳言，與順鏢店亮鏢，聖上不知亮鏢是何緣故，朕不免前去一看。跟隨人一直往南，見大街人烟稠密，舉目一看，有一大簾棚，懸挂花紅甚多，也有書寫朱陶事業及本固枝葉等字，下款俱是士農工商有名人。大門上有泥金匾一塊，雙插金花，上寫與順鏢店四字，乃係名人之筆。聖上看罷，下驢往內，便走進了大門，坐在大板檯上觀看。只見上房五間，前出廊，後出廈，簷窗都是琉璃，照耀眼光。南邊雪白院牆，當中有綠屏門四扇，上寫齊莊中正，南邊還有院落。北房五間，直通北後院，門裏的照壁，尚未修齊。有一個磚瓦匠，身穿白綿綢褂褲，漂白襪子，青緞子實幫幫兒鞋，年有四十來歲，細眉圓眼，手拿瓦刀，在那裏抹灰。又小工一個，身軀胖大，穿的蘭綢褂褲，山東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掃

帝眉，大環眼，平腦爪頂兒，手拿九斤十二兩重大瓦刀，在那裏煮灰。又見天蓬底下，擺列刀鎗，架子有十八般兵器。北房前有八仙桌兒，上鋪猩紅毡毯，擺定元寶無數。聖上看畢，並不知是何項買賣，只聽得南院內，豁拳行令之聲，十分鬧熱。從東上房，走出一人，年約二十有餘，身穿白雞皮小襖，褂青洋縐中衣，紫花布襪子，青緞子雙臉鞋，腰繫青洋縐搭包，上繡團鶴門蜜蜂兒，黃頭髮，小緊辮，甜言蜜語的臉蛋，琥珀花的鼻子，兩道眉，一雙馬眼，配着兩個糖耳朵，手執青藤鞭子，橫眉豎目，來知聖上面前，說：「老頭子，走開罷！」聖上抬頭一看，這小子就打了一個冷戰。見聖上身穿甯綢古銅色齊袖大衫，底宮靴，長眉闊目，準頭豐滿，一部銀髯，不佞必非平常之人。看罷忙帶笑開言道：「原來是個老爺子，我叫小秦椒，胡大，你裏面坐着。」聖上不答，那小子轉身要走，忽聽外面有人說：「老爺行好，有剩飯無有賞，給我兄妹兩個一碗半碗。」聖上回頭一看，見來了一男一女。那男子大約二十有餘，面帶病容，女子低頭不語，五官到也端正，釵荆裙布，窄小弓鞋，並無傾城傾國之容，亦有閉月羞花之貌。聖上看罷，心中暗想，各省大吏，年年表進，五穀豐收，我輩穀之下，誰知也有乞討之人。看此二人之貌，並非乞丐，其中必有緣故。朕日來未帶銀兩，若帶銀兩，必定周濟他二人。正想之間，見小秦椒胡大，手舉一藤鞭，照那乞丐劈頭就打，那人回手一掌，將小秦椒打倒在地。小秦椒一陣冷笑，說：「你還會把勢麼？你念一個喜歌兒，我給你一百錢。」那人說：「我不會喜歌。」這人就望那人身後一瞧，見一女子，十分美貌，有讀為證。髮似青絲面芙蓉，鼻如懸膽耳如弓，櫻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飽滿地閣豐，淡淡春山含秀，玲玲秋水透明，身穿布衣都齊整，裙下金蓮一棒棒，衫袖半吞描花怨，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筆丹青畫不工。

說朋友你姓甚麼？我周濟你。原來那人乃是河南臨輝府新鄉縣，進三莊人氏，姓胡名忠孝，自幼習武，父親原任開州守備已故。母親教有兄妹二人，妹名養花，女工俱佳，又加武技精通。有姑夫在京作守備，在京營菜市汎

歷任有年。有一表弟郝玉春，十七歲中了武舉人，有意將妹子賽花給他爲妻。一同入京，坐了兩套車，隨帶行裝衣包等物，拜別老母，兄妹起程。在路飢食渴飲，那天進彰儀門，日色已落，暫入店歇息。明日再入宮覲見姑夫姑母，至路南廣成店下車入店。伙計忙打水泡茶，端小碟，問吃什麼東西。忠孝說：「叫車夫穿衣已罷。」小二說：「趕車的已走了。」忠孝言，甚爲驚異。此一個車夫，原是他朋友薦來，名叫王順，他家已歷二年，凡事誠實，原藉三河縣人。今日他見忠孝兄妹二人入店，他想車上衣物足值五百多元，這兩付驢子也值二百餘兩，莫若我將他拐了一走，可以發財。這手將驢子一領出廣成店往東去了。忠孝聽店小二說，慌忙出店觀看，四顧並無車輛，無奈回轉上房悶悶不樂。姑娘說：「哥哥不必發愁，明日到姑夫那裏稟官拿他。」忠孝點頭吃罷已畢，安歇一夜。次日天明，淨面吃茶，用罷早飯，叫賽花在店等候。只念菜市口孔守備衙門來了，見一當兵頭目平日認識忠孝，是郝老爺的內姪。說：「少爺從那裏來？」忠孝說：「從家內來。」那人說：「郝老爺現放查辦外洋欽差大人，上東洋去了。」忠孝一聽說：「家眷在這裏。」那人說：「一同出京。」忠孝長嘆一聲，無奈回歸店內，心中煩悶，正是：

恨路難行錢作馬，愁城易破酒爲兵。

隨與賽花說明，姑夫出差外洋之事。兄妹嘆息，無計可施。忠孝酒醉蒙頭便睡，醒來覺四肢發軟，頭痛舌燥，不能起牀。被困異鄉，幸虧妹妹頭上有簪環飾首，典當已空。一月有餘，病體雖好，衣履罄盡。店內有不與止之意，手無分文，兄妹意欲討飯歸家。走至菜市口，見街東烟稠密，上挂花紅，知是鋪戶開張，上前討飯。正遇小秦椒，胡大向問，隨說明來歷。聖上在旁聽的明白，只見小秦椒說：「我見我們東家周濟你回家。」說罷走進上房去了。片刻出來，站在臺階上，招手叫忠孝說：「你此處來見我的小東家，要行個禮兒，必周濟你回家。」忠孝隨同他進東上房，屋中陳設甚多。南邊椅子坐一少年人，約有二十上下，面黃身穿藍綢褲鞋，潔白襪子，緞子雙臉鞋，手

內托著銀水烟袋，孝忙躬身施禮。他把臉一揚，說：「不必行禮，你是那裏人？」忠孝說：「河南衛輝府人氏。」說：「你回家，要多少銀子？」忠孝說：「不拘多少。」小掌櫃的說：「我給你五十兩銀子。」忠孝一聽，心中暗想，北京究是大邦之地，有如此仗義疎財之人，見此人，由箱內拿元寶一個，說：「給你罷。」忠孝接銀在手，說：「大爺我兄妹如歸家，容後登門叩謝，不知大爺貴姓？」小秦椒說：「我們大爺姓佟，人稱佟百萬。」忠孝轉身就走，只聽得裏面說：「胡大，你向他說明白了，也不用立個字兒，就把人留下麼？」小秦椒說：「我向他說明。」出來，叫忠孝至南裏間房內說：「我家大爺，爲什麼給你這銀子？」忠孝說：「周濟我。」胡大說：「我家大爺，見你妹妹長的好看，給你這五十兩銀子，將你妹妹留下，作我大爺侍妾。」忠孝一聞此言，正是：

怒從心上起，氣向膽邊生。

將元寶照胡大扔去，起身往外就走。只聽屋裏說：「別放他走，叫打手搶這女子。」只見小秦椒站在臺階上說：「我們大爺周濟了你，你還敢偷東西。」一聲喊，嚷出來二十多名打手，俱是二十多歲，手拿打棍，將忠孝圍在院內要打。聖上在那裏，看此人不是作賊的模樣，必有緣故。正想之間，聽得門外嚷喊，說我來也。只見竄進一人，聖上睜眼看見，此人年有二十上下，身高七尺，瘦軀窄背，身穿藍春綢長衫，足登三鎖靴子，面皮微黃，細眉大眼，精神百倍，手架平東青，來至衆打手前，說：「打爲什麼？」忠孝言道：「我在此討飯，他要買我的妹子，我不願依，他叫打手打我。」然後又把投親之事，說了一遍，此人大喊一聲，說：「你們膽大，倒要搶人。」拉住胡忠孝就走，自言姓名，此人仕家在安定門，國子監姓馬，名夢太，自幼家中習練技藝，達摩肅王府中比過武，摔過大蟒牛，踢過二蟒牛，打過四霸天，後來在天堽跟老師，磨學過藝，練過彈腿，地崗拳，十八滾，十八翻，橫堆八匹馬，倒拽九回牛，油捶貫頂，兩太陽砸磚，有恨他無環之力。今天給義弟鐵頭孫兆英賀慶茶園，新張之喜，邀請四方人，在慶慶等候，四霸天打架，今天至菜市口找朋友，偶見此事，走進飯店，自道名姓。康熙爺聽的明白，心中說道：朕今

日出宮，未帶保駕之人，口中說道：『胡忠孝馬夢太，你等自管打，打死有朕作主。』夢太代忠孝分開衆人，只聽東房小東人說：『小秦椒胡大連，這個拉馬的一齊打。』外面打手一聲喊叫，手使棍棒，將二人圍住。小椒帶來人搶姑娘賽花，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病二郎鏢店遇友 王河龍救駕拿賊

詞曰：游手好閒有損，專心務本無虧。賭博場中抖雄威，金寶銀錢俱費，多少英雄落魄，也教富貴成灰，勸君及早把頭回，免受飢寒之累。

話說小秦椒來至姑娘面前，笑嘻嘻的欺侮姑娘是個女子，伸手打算帶到上房，見他小東家獻功，誰知姑娘全身武技，見羣賊圍他哥哥，過去擺着動手，自己又是個女子，正在進退兩難。只見小秦椒來至面前，姑娘蛾眉整豎，伸手一掌，正打賊人臉上，遂奪賊人兵刃過去，幫他哥哥動手。忠孝說：『賽花留神！』聖上在那裏聽見，知道此女名叫胡賽花，向東觀看賊人動手，只聽房內小東人說：『使教師帶一百名打手，關上店門，給我打一有一人往北院去了，片刻有二位英雄帶打手一百名，俱是短衣打扮，手使殺威棍，自北院中出來，望天棚底下觀看，見有一少年幫着忠孝兄妹動手。』二教師口中說道：『忠孝大哥爲何來此，落至如此光景？賢妹亦在此處，說明來歷，弟等替你作主。』忠孝抬頭一看，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

說話的這位教師，身高八尺，面黃飢瘦，微帶病形，手拿三尖兩刃刀，身穿藍緞褲，薄底兜腳快靴，穿腰。此人姓李名慶，龍人稱病二郎。後跟一人，身高七尺，白面模兒，手持鋼鞭，此人姓薛名喚龍人，稱小龍人。靈山是衛輝府連三莊人氏，一住李家堡，一住薛家莊，與忠孝自幼同師學藝，總角相交，一處長大成人，結義兄弟。忠孝居長，慶龍次之，應龍行三，情投意合，正是：

異姓有情非異姓，同胞無義枉同胞。

這二人因在家賭錢，被人用假寶暗算現錢輸了，欠下帳目，有心要還，家中財帛俱是老人家作主。二人難見債，帶盤費來至北京，上西河沿天成店盤費用盡。小二見二人素日相待甚厚，今見二人爲難，說你們何不上天橋賣藝？二人遂帶自單刀花鎗出店，順大街到珠市口，南邊空闊之所，開了一個廠子，正中一站，走了一蹶彈腿，耍了一蹶單刀，然後自己將拳腳拉開，真是那拳似流星，眼似電，腰似蛇行，腿似鑽，怎見得有詩爲證：

太祖神拳丟四年，協身繞步逞英雄，迎門使上刀入鞘，倒退一步不留情，上使高蹄馬，下使底似平，低水勢，掃地龍，十二連拳往上攻，拳打南山斑斕虎，腳踢北海混江龍。

練罷拳腳要錢，衆人說好俊，藝大家稱贊，望裏扔錢。頭一天銅錢十吊有餘。二人回頭甚喜，還了欠賬，用飯安歇。次日薛應龍說：『哥哥咱們天天賣藝，以濟燃眉之急。』正是：

君子身可大可小，丈夫志能屈能伸。

二人出店，又去賣藝，一連半日。這一日正練之間，外面鑽進一人，身高六尺有餘，面黃細眉，圓眼，嘴唇發薄，兩耳發削，身穿藍綢中衣，縐短汗衫，足登青緞快靴，抱拳拱手說道：『朋友你練的不錯。』李慶龍把眼一瞪，過去一腿將來人踢倒，罵道：『來在爺爺跟前計打。』只聽後面有人說：『好兩個賣藝的胆大，敢踢子弟老師，我今日必將你等趕開。』有衆人解勸，見一位黑花臉老人拉着被踢的少年說：『你兩個姓甚麼？』李慶龍道：『我住在西河沿天成店，別號病二郎李慶龍便是；他是吾的義弟小內靈薛應龍。』通罷名姓，那老人並不回答，竟自去了。旁邊有人說：『你兩個快走罷，惹下禍來，方才那個老人名叫鬼臉太歲，修起亮，被踢的少年是他兒子修德英。在前門開鏢，現今又在菜市口鏢了子弟，英最多，無人敢惹，這一回去決不干休。』二人聞說，我二人有此等候，那人不語，正是：

無益語言休出口，不干己事少當頭。

二人等至日落，不見有人來，遂回店飲酒，心中煩悶，二鼓安歇。次日天明，起來淨面，見小二報道：「外面有人來請你二位。」慶龍想到異地並無親故，叫他進來，問明便知。小二帶此人來見，手執請帖一張，雙手送來，笑說：「我們主人打發來請二位教師。」慶龍見帖上書：「請老師傅賜教，下書修起亮頓首拜。」原來昨日修起亮回家，暗想二個藝的，必是英雄，何不請來我家，傳教吾兒自己寫帖。次日遣人至店中聘請，二人見帖，不知何故，想跟他前去，便匆匆的，遂同來人至米市胡同路西大門，這人進去通報，只見那老人出來迎接，請至上房擺酒款待，說明每年修金各三百兩，就使他兒子修德英拜見二位師傅，帶至西院，二人齊在此安住。有人到店搬取行李，算還店帳。二人即在修宅，教練拳棒，各式武藝。三月有餘，見東人夜聚無數老少，所談異樣之事。暗問徒弟德英，方知是天地會八卦教之賊，二人不勝驚異，就有退縮之心。這日正教練徒弟，有人說：「今天順興鏢店開張，小東人與人打架，請教師帶打手人等前往。」二人至店後門，從北院出來，只見打手帶傷，圍了二男一女，內有義兄胡忠孝、義妹賽花，那少年人並不認識。說：「你們這店內好大膽，敢打我的朋友，我二人不與你干休。」李慶龍說罷，把三尖刀掄起，胡忠孝打店內打手。薛應龍也來動手，二人各通姓名，眾打手同聲說：「二位教師，幫着他。」小東人說：「吃着我，喝着我，還打我的人，叫人快去請老東人，與五路達官來。」只見衆英雄各持鎗刀，兵刃從南院出來，一齊動手。馬孟、王正打之間，想到我今日在廣慶余園等候四霸天，今日在此，我並不認識這個姓胡的，何必多事，我不如趁此走了，想罷跳出圈外，竟自出店去了。康熙聖上說道：「可惜此人虎頭蛇尾，終無大用。」聖一說，此人直至後來，二打剪子峪，方才轉連。聖主見忠孝四人等，被衆人圍住，可憐心中想，我的保駕之人，又未帶來，口中說道：「胡忠孝、李慶龍、薛應龍，你等打死，有朕作主。」胡忠孝並未聽見五路達官，個個英雄，有南路楊頭、貪花浪子、小蝴蝶、侯瑞飛行，太保、侯芳、神刀無敵李猛，衆人將四個人困在

當中正在危急之際，忽聽外邊來了二人，一個高身貫字身體，穿藍綢長衫，白襪雲履，面如紫色，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後面一人，身高七尺有餘，身穿藍綢長衫，足登青緞薄瓜快靴，面如晚霞，眉分八字，目若明星，左手架錫子，二人分開衆人，進大門而來，舉上一看，原來是跟王來了口中傳旨，吩咐二人進順興鏢店，封住胡老孝子賊。不知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馬成龍窮困投母舅 柳金鐸大義贈多金

詞曰：可嘆中年運拙，世人把我顛奪，布衣焉能把體遮，常見瘦飢餓。爲新漸漸疎退，自己展轉思路，一家骨肉兩不看，世態炎涼不錯，任他桃柳爭春，俺這裏獨守松栢，蛟龍被困，凍在河單等春雷一過。話說穿藍綢長衫的姓王，河間府獻縣人，乾清門花翎二等侍，名河龍，穿青綢衫的姓龍，名恩，止紅旗滿洲頭甲喇人，當大富門頭等侍衛，今日到他家西四牌樓驢肉胡同路上，平則門口找王河龍，王河龍有豆腐店，是他叔父嫡母開的，有宮門口多年鋪中伙計十多人，他叔父嫡母回家，王河龍在此店居住，店中之事另有掌櫃趙成管理，龍恩來至豆腐店門首，見伙友俱在鋪蓋搬出，走龍老爺說：『你等爲何？』隨拉趙成至橫街，見王河龍怒氣不知何故，龍老爺與王河龍至好，問趙成所因何故，王河龍說：『大哥不必管。』趙成說：『龍老爺我們與家後院有單耳技勇石一塊，重有三百八十斤，在大天緣拿這一塊石，因沒有拿起來，俟晚在廚房安歇，我在床上拾鋪睡至三更，跳將下來，一手將我脖頸掐住，一手將我大腿扭住，將我掙將起來，雙手一扔，摔在就地，他上床竟睡，早起我問他，他腦羞變成怒。』龍老爺說：『兄弟你別鬧了，大家好好。』趙成依舊照料豆腐店事務，龍恩又說：『賢哥明天一早，咱們哥兒兩個，在平則門外路南羊肉館那裏。』說罷，龍老爺回家，王河龍等到第二天早起，換好衣服，出豆腐店，至城門外羊肉館，見龍老爺等候，二人落坐吃茶，做完算錢還帳，出離飯店，計老爺說：『賢弟咱們順城根望南奔西使門。』四月天氣甚熱，西使門一直便走，王河龍吃的又多，

天然走渴了，要吃茶。龍老爺說：『你吃好些個饅首，一喝水癱瘓一崩就壞了。』王老爺渴極了，見那邊有人挑了一擔水，他從後端起水桶，那人把眼一瞪，說：『你把我桶給壞了。』王河龍並不答言，喝完將水桶扔在地，龍老爺說：『你吃了一肚子葷東西，你又吃涼水，又把人家的桶也給壞了。』龍老爺拿小票兒二下，給這挑水之人叫他收拾桶去。二人來至順治門，王河龍腹中想要出恭，龍老爺故意說道：『咱們下官訪茅屋，什菜市口挂牌的地方，王河龍是外鄉人，初當侍衛，聽龍恩所說，信以為真，順大街往，就走到至鏢店門首，見上挂花紅認作是茅房，往裏就一見人圍着，不知何故，自己腹中大便甚急，往裏就走。見大柵底下無一人圍着，二個男子一個女子，在那裏打架。康熙爺在凳上站着，二人一見，跪倒叩頭。聖上吩咐二人，幫着胡忠孝拿賊，將開店人拿獲。二侍衛拿賊人木棍，與賊人打在一處。修起亮指揮保標達官動手，見有一老頭兒，在那裏手執絲轆，口中嚷打自己，暗想此人五官端正，必非等閒之人，常聽人言，康熙爺歡喜私訪，不知老頭是誰，自己摘下絲轆，手拿火繩，照定聖上，點火就放。只聽一聲，直撲聖上而來。真是：

聖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上一回頭，砂子從旁邊過去，正在那磚瓦匠迎面打了，反身栽倒死了。見那小工把眼一瞪，說打死我白大哥了。手拿大瓦刀，直撲賊。此人乃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姓馬名成龍，字德海。自幼讀書，文章全備，下場並未取中，改學弓箭。父母雙亡，輕財仗義，頗有孟嘗君好友之名。家業一敗如洗，親朋俱皆賤之，此人素有大志，奈時運未通，成龍當初有錢自大，如今該現眼目，正是：

立志不交無義友，當心接待有恩人。

這一年時逢冬月，天寒冷，大雪紛紛，成龍身穿單褂褲，有村倭人家居住，身上無衣，肚內無食，不免長嘆一聲，想起有錢之時，何等快樂，朋友成羣，高樓賞雪，暖閣吟詩。到如今朋友又在那裏，正是：

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

自己思想，不由掉下淚來。想父母早喪，又無兄弟姊妹，孤苦零丁。只有母舅，遠在甯夏貿易，音信阻隔，不能投奔。正是：

英雄頻酒窮途淚，命不如人可奈何！

越想越慘，正在悲慘之際，狂風甚大，冷氣侵人，睜眼望外一看，好一陣大雪。怎見得有韻為證：

偏地洒瓊瑤，舞舞長空蝶翅飄。白茫茫，占斷了陽關，玉牀琉璃，銀鋪小橋，剪鵝毛。山童來報，壓折了老梅梢。成龍看罷，我今日莫如一死，自己拿繩一根，拴在門上，將套兒拴好，就要上吊。只見外面來了一位老人，口中說：『成龍在這裏，我昨天回來，這二年有餘，你我未見。我聽說你窮困至此，我給你送幾兩銀子，以濟燃眉之急。』正是：

雪中送炭人間少，錦上添花世上多。

成龍睜眼一看，原來是老師柳金鐸先生，從他親戚那裏回來，餘則師生，却是患難之交。成龍羞慘，將繩兒解下，慌忙施禮。那先生一瞧，成龍身穿單衣，面帶淚容，不是當初樣兒，長吁一聲，由懷中掏出白銀五十兩，交與成龍。又將皮馬褂脫下，給成龍穿上。二人談心多時，雪已住了。拉成龍至村頭酒館吃酒，問成龍意欲何為。成龍要投奔母舅柳先生說：『好，我有白銀五十兩，送你作路費，你何時起身？』成龍說：『有了銀子，明日就走。』二人說至天晚，方散。馬成龍治辦衣履，辭別柳先生，離馬家莊，順陽關大道，投奔甯夏去了一路夜住曉行，非止一日。臘盡春回，瞬息至四月十五日，向甯夏府城內，蘇州街行至大山泉黃酒糟坊，進裏面落坐。保兒問：『吃甚麼酒？』成龍說：『我不喝酒，我今打聽一個親人。』跑堂的說：『你打聽那個？』成龍說：『有個苗掌櫃的，在這裏麼？』伙計說：『你姓甚麼？』成龍說明來歷。跑堂的說：『我家掌櫃的是山東登州府文登縣苗家集的人，並無